

<<红煤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红煤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09868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09868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刘庆邦

页数：374

字数：284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红煤>>

### 内容概要

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力作。

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临时工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。

主人公宋长玉是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，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，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，矿长借故将他开除了，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后来，他将红煤厂村支书的女儿追到手，成为村办煤矿的矿长。

随着金钱滚滚而来，他的各种欲望急剧膨胀，原先的自卑化作了恶意的报复，将人性的恶充分释放了出来。

刘庆邦是中国煤矿文学旗手。

有一句话广为流传：到陕北，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；到矿区，只要提刘庆邦，就有人管你酒喝

。

## 作者简介

刘庆邦，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

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。

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六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后记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1 宋长玉上的是夜班，人们睡觉时，他正在井下用火药和铁器采伐煤炭。他不是夸父，却追赶着太阳，跟太阳走的是同一条路线。

傍晚，当太阳落入地下，他便披挂整齐，下井去了。

清晨，太阳刚从东边的山梁冒出来，他也乘坐罐笼从井口升了上来。

在井下干活，宋长玉是个惜命不惜力的人。

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

至于力气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最不缺的就是力气，最不怕挥霍的也是力气。

太阳落下还会出，年轻人的力气，头天用出去的越多，第二天生出来的也会越多。

把力气藏着掖着，会被工友看不起，对自己的力气资源也是一种浪费。

力气不用白不用，别的东西用多了可能会造成浪费，力气不用才是浪费。

每天从井下出来，宋长玉总是习惯性地朝东边的天空仰望，看太阳出来没有。

因在煤层洒下了足够多的汗水，他是带着繁重劳动后的轻松和大量付出后的满足仰望太阳的。

在朝霞的烘托下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使以黑色格调为主的矿山霎时间变得亮堂起来。

那一刻，宋长玉的愉悦心情不言而喻，他在心里念着太阳的名字，几乎对太阳伸出了双臂。

时令到了初春，徐徐拂来的是万物复苏散发出的清新气息。

气息扑入鼻腔里，还涌进自动张开的毛孔里。

气息是湿润的，还有那么一点儿甜蜜。

这时他的心情不只是愉悦，还升华为呼之欲出的诗意。

在没当煤矿工人之前，他对阳光和空气并不怎么在意，你有我有他也有，有什么可稀罕的呢！

等到每日下进深深的地底之后再出来，他对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才敏感和亲切起来。

他没有过多地与太阳对视，也没有做深呼吸运动，匆匆到灯房的窗口，交上用乏了的矿灯，就转入更衣室去了。

井口的工业广场总是有人在走动，那些人有的男工也有女工。

而他，脸是黑的，脖子是黑的，手是黑的，脏兮兮的工作服上充满刺鼻的汗酸味儿，他不愿以这样的面貌示人。

特别是那些在地面上班的女工，不管是车工还是电工，不管是描图员还是炊事员，她们不是戴着有檐的蓝工作帽，就是戴着无檐的白工作帽，一个个干净得很，也骄傲得很。

在尚未洗澡和更衣的情况下，宋长玉在女工面前有些自惭形秽，不知不觉就有所躲避。

往灯房交灯时也是一样。

因在灯房发灯的都是女工，有的矿工趁交灯时，愿意以煤面子遮脸，将目光探进小小窗口，把里面的女工满鼻子满眼地看一看，喂一喂又饥又渴的眼睛。

还有的矿工，把矿灯的充电盒交进去了，却把灯线另一端的灯头还拿在手里，女工在里面把线拉一拉，他在外面也把线拉一拉，做成男女之间一线牵的意思。

直到女工恼下脸子，说了难听话，他才嘻嘻笑着，把灯头放开手，要人家别生气，一语双关地说：

“拉什么拉，你要我给你还不行嘛！”

宋长玉从不干这样的事，也不占这样的小便宜，他交灯时都是站在灯房窗口一侧，并侧过身子，把矿灯送进去，换回带有号码的金属灯牌就走了。

矿工大都爱抽口烟，可井下绝对不许抽烟。

一种叫瓦斯的透明气体，作为原煤的伴生物，无色无味地在井下各处潜伏着，超过一定浓度，见火就炸。

瓦斯一爆炸就不得了，那种灾难是毁灭性的。

矿上在井口专门设了检身工，对每一个下井的人都要从头到脚严格检查，一旦从哪个人身上搜出烟卷或打火机来，处罚相当严厉。

一个班捞不到烟抽，他们馋坏了，也憋坏了。

来到更衣室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更衣箱里拿出烟来抽。

## &lt;&lt;红煤&gt;&gt;

第一口他们总是吸得很深，差不多能吸去一支烟卷的三分之一。又香又甜的烟雾吸下去，仿佛直达肛门。他们怕把香气放跑似的，都把后门关紧。结果烟雾在体内兜了个圈子，还是从两个鼻孔呼呼冒出。烟雾一冒出来，他们终于出了一口气似的，全身才通泰了。有的矿工嘴角还叼着点燃的烟卷，就下进澡塘的热水里去了。吸一支烟尚不过瘾，这叼在嘴上的往往是升井后的第二支烟。他们背靠着池壁，慢慢往热水里缩，一直让热水淹到脖子那里，只露出抽烟的嘴巴和不抽烟的耳朵。在热腾腾的略带尿骚味的水汽中，他们眼睛微微眯着，双手在前胸后背来回抚摩。他们不着急洗澡，还要泡一会儿，在享受香烟的同时，还要享受一下热水。池里的水一点儿都不清，黑中泛白，已稠糊糊的。按矿上的要求，每个洗澡的矿工必须先淋浴，后池浴。澡塘周边的墙上确实也安装了淋浴器。可那些淋浴器不是不出水，就是莲蓬头被人拧掉了，形同虚设。矿工们只得把身上的煤粉子仍洗在大池子里，只得仍在大池子里往头上身上打肥皂。好在习以为常的矿工对水的清浑从不挑剔，好像水越稠，越显得有质量，越能保持水温似的。只要水的温度够了，初下进去稍稍有点儿烫皮，他们就洗得很满意。泡着泡着，他们会禁不住摇摇头。摇头是痉挛式的，他们摇头不是否定什么，谁都明白是下面刚排泄出一泡尿液。小头排了尿，必定会在大头上表现出来，谁都不会例外。热水一激，尿液在膀胱里膨胀，排泄是不可遏止的。澡塘四周的墙根有浅浅的排水沟，也是排尿沟，他们有尿，或许应该尿到沟里去。然而他们正泡得舒服着，谁愿意中断舒服，跨到池子外面去撒尿呢！池子里的水是热的，尿液也是温热的，权当向池子里再续进一股活水吧。池子外面靠墙的地方滑腻得很，像是洒了一层新鲜的精液，踩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滑上一跤。倘是因为到池子外面撒尿而摔倒，并把屁股摔成两瓣，只会给工友们徒添笑料。把长尿射进热乎处，他们才彻底舒服了。宋长玉不抽烟，也从不在洗澡池里撒尿。他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，也是胸中怀有大目标的人，自然应当与普通矿工有所区别，并与普通矿工的行为适当拉开一点儿距离。他打听过了，和他同一批被招进矿的二百多个农民轮换工当中，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，也混进个别小学毕业生和个别文盲。而持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只有两三个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高中毕业意味着离跨进大学门槛只有一步之遥，或许再有那么几分十几分，他们就是一名大学生了，毕业之后就可以进机关，当干部，吃皇粮。然而他们毕竟被无情地挡在了大学门外。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，有着特殊的心态。他们既有落榜后的失落、幽怨和沧桑之感，因有文化底子垫着，又有准大学生的自信、清高和矜持。如同实行科举制度时的读书人，他们虽然没有中举，但差不多具备了秀才的资格。一个“秀才”，远离故土来到井下挖煤，本来就是低就，甚至有些自暴自弃，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再不斯文一些，所作所为再不检点一些，立在矿工堆里不显得高出一点儿，十多年的寒窗之苦岂不是白受了！如果再动不动就与那些把尿水撒在洗澡池子里的人同流合污呢，那不仅是糟蹋了自己，简直还糟蹋了圣人。宋长玉目前瞄准的目标是一个姑娘，一个在矿医院上班整天穿一身漂白衣服的护士。护士的身量不高，也不胖，属于那种小巧型的姑娘。从单位体积来看，这个目标不算大。

## &lt;&lt;红煤&gt;&gt;

但从宋长玉现在所处的地位和他的角度来看，并联系到姑娘的家庭背景，以及宋长玉的前程，这个目标就显得大了，很大很大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目标之所以显得大，是因为他离目标距离远，他与目标的差距大。

这么说吧，在宋长玉看来，姑娘好比是天上飞过的天鹅，又好比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而他，连待在地面都不算，只是一个在地层深处的掏煤人。

他对姑娘只能是仰望，起码在目前情况下，是可望而不可即。

仰望也是望，不可即没关系，作为一种愿望和希望总可以吧。

人为希望活着，如果连希望都不敢有，人一生还有什么意思呢！

宋长玉一旦把护士作为追求目标，一旦把希望寄托在大目标身上，仿佛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扩展，人生意义得到提升，果然有些不一样。

跟别人不一样，跟半年前刚来煤矿时的他也不一样。

那时他洗澡也很潦草，跳进水池里，头发上打一遍肥皂，身上自上而下打一遍肥皂，把头埋进水里，站起来；再埋进水里，再站起来，利用猛起猛站的摩擦力，冲上两遍就完了。

每每回到宿舍拿起镜子一照，眼圈儿是黑的，耳郭后面是黑的，手指往鼻孔里一挖，手指上也沾了黑的。

黑就黑吧，他觉得无所谓。

在矿上与在农村老家不同，在老家他有时会到镇上赶集，偶尔会碰到熟人和女同学，干净的脸面总要保持一下。

在矿上人生地不熟，天下的窑哥儿一般黑，谁会笑话谁呢！

再者，从井下出来，除了吃饭，就是睡觉，一觉睡到天黑，脸洗得再白给谁看呢！

特别是轮到上白天班，有时两头不见太阳，在井上睡觉时是黑夜，到井下挖煤时，是比黑夜还黑的黑夜。

从黑夜到黑夜，如果不怕睡觉时弄脏了被子，连洗澡都可以省略，至于洗得潦草还是仔细，似乎更可以忽略不计。

现在宋长玉变了，洗澡洗得相当仔细。

既然他心中装了一个姑娘，那个姑娘又是从事卫生工作的，他就得按姑娘的眼光要求自己，首先在洗澡方面要达到卫生的标准。

洗澡也是有学问的。

根据自己的观察、实践，以及向老师傅请教，宋长玉已初步掌握了煤矿工人洗澡的程序和技术要领。

他不是先洗头：而是先洗手和脚。

手上和脚上纹路最多，最深，缝隙也最多。

劳动靠的是手和脚，手和脚上沾的煤尘也最厚。

他把手脚蘸了水，把毛巾也蘸湿；把手脚打上肥皂，毛巾上也打上一遍肥皂，然后用毛巾在手上脚上使劲搓，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缝缝隙隙都搓到，搓去黑沫儿，再搓出白沫儿，手脚就算洗干净了。

手脚在搓洗之前，不能放进热水里泡。

据老矿工讲，这里也有个火候问题，火候掌握得好，就能洗出一双白手和两只嫩脚。

手脚在热水里泡久了呢，油性很大的煤尘有可能会浸到肉皮里去，再想洗干净就难了。

宋长玉的皮肤比较白，他用分段洗澡法把手脚洗干净后，就显得黑白分明，手上像戴了一双白手套，脚上像穿了一双白袜子。

下一步，宋长玉开始洗鼻孔、鼻窝、耳郭、耳后、眼睑等容易藏污纳垢的重点部位。

别的部位还好洗一些，最难洗的是眼睑。

拿鼻孔来说，虽说有两个黑洞，虽说不能把鼻孔翻过来清洗，但他用小拇指探进鼻孔里挖一挖，把吸附在鼻孔内壁的黏煤挖出来，再用小拇指顶着带有肥皂水的毛巾，沿鼻孔里侧周围像擦酒盅似的擦一擦，鼻孔里一般来说就不再存煤了。

眼睑的难洗之处，在于它本身就很娇气，又离宝贵的眼珠子太近，轻了不是，重了不是。

若洗轻了，藏于睫毛根部的黑煤油儿就洗不去。

洗重了呢，有可能伤及眼睛。

## &lt;&lt;红煤&gt;&gt;

若闭着眼睛洗，等于把睫毛根部也封闭起来了，根本洗不到。

睁着眼睛洗呢，肥皂水刺激得人的眼泪哗啦啦流，谁受得了！

常见一些年轻矿工从澡塘里出来，眼睛红肿着，眼睑处几乎出了血，但眼圈还是黑的。

一些下井多年的老矿工，眼圈也常常是黑的，不好洗，就不洗，他们干脆把洗眼睑放弃了。

宋长玉的体会，洗眼睑既要有技术，又要有耐心。

他的做法是，左手把眼睑扒着，扒得半睁半闭，右手用湿毛巾轻轻擦，一只眼睛来回擦上两遍，眼圈上的黑煤油儿转移到毛巾上，眼圈就不黑了。

轮到洗头发的程序时，宋长玉不用肥皂了，改用洗头膏。

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矿上发给矿工的劳保用品是每人每月一条毛巾，两块肥皂。

矿工洗衣洗头都是用肥皂，很少有人用洗头膏。

洗头膏在透明的小塑料袋里装着，是粉红色。

宋长玉把塑料袋剪开一角，挤牙膏似的挤出一点儿，在手心化开，双手往头上搓。

洗头膏在头上搓出的泡沫比较多，宋长玉头上像是开了一朵白花。

“白花”在澡塘里散发出阵阵香气。

宋长玉第一次用洗头膏洗头发时，池子里的矿工都朝宋长玉头上看着，不知宋长玉往头上涂了什么东西。

宋长玉的师傅杨新声代表大家，问宋长玉洗头用的是什麼。

宋长玉说是洗头膏。

杨新声问他为什么不用肥皂。

他说肥皂碱性大，太烧头发。

宋长玉的回答让光着身子的矿工们乱撇嘴，有人小声说：“鸡巴毛，又不是娘们儿，要那么好的头发干什么！”

”宋长玉才不这么看，头发又不是女人的专利，难道男人就不需要爱护头发吗？

宋长玉洗头发时之所以起的泡沫多，不只是因为用了洗头膏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他的胶壳帽不是直接扣在头发上，而是在安全帽下面还戴了一层布帽。

布帽是一顶从老家带来的军帽，他把军帽的帽檐扯去了，只用帽兜儿罩住头发，这样，煤尘就不会钻到头发裸子里去了，洗起来就省事得多，只洗一遍就干净了。



<<红煤>>

编辑推荐

红煤，是最好的红煤；红煤，是带血的煤，最具震撼力的中国小煤窑黑幕，一个煤老板的奋斗与堕落史，荣获北京市文学艺术奖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